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十七回 警淫賊刀削左耳 報私恨計害維環

話說電真看那僧人，身高九尺開外，漢壯魁梧，膀大腰圓；往臉上一看，面如蟹蓋一般，粗眉闊目。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青青的頭皮，未受過戒；身著瓦灰色僧袍，一巴掌寬青護領，散著懷，青紡綠的中衣，高腰的白襪子，黃僧鞋，白沿口。倒背著手，手中拿著一個木環，站在那裡，兩眼發直，不知道他看甚麼啦。電真連忙順著他的眼光一看，在婦女群中，看見一位少婦。電真一見，猜出他準是一個彩花的凶僧，心中一動，暗說：「幸虧我那恩兄叫我來戲場走走，如若不然，這真許是出了甚麼意外，還是我那兄長料事如神，如若不然，還不一定又出甚麼事呢。我從此跟我那兄長在一處，還多長許多的見識呢。自己想到此處，順他眼線看去。見那人群中的少婦，長得實在不錯，身穿花紅葉綠的衣褲滿頭珠翠。有一條凳兒，正坐在那裡看戲。下垂首坐著一個女僕，是陪著看戲哪。電真在遠處瞧著，天到正晌午，戲散了場，那僕婦便取出手巾中的蒸食來，他們二人一起吃這天津有名的蒸食。電真在一旁淨看著那個僧人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又開戲啦。少時四戲唱完，天到大平西，又喝完啦。那個少婦帶著僕婦，主僕一同回了南村頭周家莊，僧人在後邊跟著。他們主僕進了村子，來到北村頭，那北邊就有一家住戶，路西朝東。他二人到了門前，上前門，就聽裡邊有人問道：「嫂嫂你回來啦。」少婦說：「妹妹，你看看今天的戲，還真不錯。」不言她們二人說話。且說這個僧人跟了過來，到了門口外，往四下裡一看，並沒有過路行人。這才暗中取出粉漏子來，給留了個暗記號，那電真在背後早看著他呢，僧人又巡視了一遍才行走去。電真急忙上前來查看，原來是一個粉蓮花，旁邊一個小蜜蜂兒。自己看他走遠啦，便來到一家酒館，的了一個雅座。正在用酒用飯之際，忽聽外邊有人叫道：「大師傅，您來啦。」和尚說：「可有雅座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後頭我們還有雅座。」說著當時便將僧人帶到雅座，當時會過酒飯錢五兩，伙計給道了謝。電真一見，連忙自行會過了錢，先出來到了南邊一片大樹林，他是席地而坐，自己養精神，耗到天黑，為是好捉僧人。少時那個和尚喝完了酒，也出了酒樓，來到林中，坐在地上養精神，預備黑夜前去彩花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那個姑娘開了門，將他嫂子迎了進去。這個時候西屋裡的老太太醒啦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你嫂子回來了沒有？」姑娘在東屋，連忙答應說：「娘親，回來了。」說著話姑嫂一齊到了西裡間。老太太問道：「喲，你都去回來了。」少婦說：「回來啦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可看見大員外爺？」少婦說：「沒看見大員外爺，我倒看見二員外爺啦。可惜今年您身體不爽，要是好著，您帶著我們姐妹倆去看戲去，有多好啊！今年這個戲乃是京班大戲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噯呀，那有那麼大的福呢？快不用提了。你們姑嫂去用晚飯去吧。」二人答應，這才一同去到東屋，張羅作晚飯吃，暫且不言。

且說那村外林中的凶僧，他耗到夜晚二更以後。他從身上取出白蠟捻來，黏在樹本之上，晃火摺子點著。這才收拾緊襯俐落，背後好戒刀，出樹林子，往村裡而來。那一邊電真，也早就收拾好啦，便跟了出來。那僧人到了那家門口，先回頭往四外一看，見沒有人跟著，便將暗記擦掉。這才回身，縱身形上了牆，二次用力，又上了東房。往院中一看，北房三間，西裡間也有燈光；看見東裡間掌著燈光，聽屋中有人說話，是燕語鶯聲。原來是那少婦卸殘裝，解下羅裙。女僕掌好手燈，帶同姑嫂出來，下台階拐灣往西。凶僧看明，是姑嫂二人，長得都很美貌。他連忙跳下房去，來到屋門口，正要進屋，忽然背後帶風聲，來了一物。他急忙回頭帶閃身，那如何能躲過去呢？早聽的一聲，就打在右肩頭。他也看見東房上後坡站著一人，向他點手。凶僧長身奔到房下，二次擰腰，上了東房。就聽那人說道：「凶僧你隨我來，我有事相求。」遂說：「你頭前帶路。」電真說：「好！我頭前帶路。」兩個人一前一後，出了這家，一直到村外樹林。電真抽刀在手，影在身後，凶僧已到。電真用手一指說道：「凶僧，你乃出家的僧人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掃地不傷螻蟻命，放走飛蛾紗罩燈。你不跪念佛經三卷，你到處彩花，敗壞佛門。你可曾知曉，頭上有天？你是那處的僧人？快與我講來。」僧人說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電真說：「我祖居電家莊，蒙大家的抬愛，故為二友莊。你家二大爺，姓電名真，字維環，人稱分水玉麒麟的便是。凶僧你喚作何名？」僧人說：「我出家在黃沙灘，萬佛寺。你家少方丈姓普名月，白蓮花的便是。你家師父，自出生以來，就愛彩花。電真你不要管我的閒事。」電真說：「凶僧你休要發狂。你家二太爺，單管此事。」普月一聞此言，往後一閃身，伸手亮出戒刀，說道：「小輩你既然要管，來，來，休走！且嘗我一刀。」說著上前舉刀就砍。電真見刀到，微一閃身，用竹影刀往上一迎，噹啷一聲，就將戒刀削為兩段。普月一看，就剩了少半截刀把啦，知道不好，遂問道：「電真，你使的莫不成還是個青鋼嗎？」說黑話是如此，說真了就是寶刀。電真說道：「然也。我不敢說是寶刀，可是你家太爺的刀，殺人不沾血。今天我是你的狗命。」普月輪刀把再砍，早被電真又給削去半截。普月一看不好，抹頭往西就跑。電真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還能跑的了嗎？」說完飛身一縱，早到賊人背後，用腳一勾，便將他腿搭住。普月往前一絆，便爬伏在地。電真上前將他捆好，提到林中。普月是苦苦的哀求，說：「大太爺您快將我放了吧。我得了活命，決對念您的好處。我是無名的小卒。」電真說：「你不必哀求於我。到了鬆林之中，就是你身逢絕地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到了林中，將他放下。

電真問道：「你都在那裡彩花來著？快說你在哪裡彩花來啦！」普月說：「我剛由廟中來，並未到何處去彩花，就是這一處。」電真說：「那麼你出家那個廟裡？」普月說：「我出家在山東袁州府西門外，金家堡，正北黃沙灘萬佛寺。」電真又問：「你師是誰？」普月說：「我師父可大大有名，他上智下深，別個人稱賽朱平。」電真說：「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普月說：「認打怎麼說，認罰怎樣講。」電真說：「你要認打啊，我把你提到當官問罪。」普月說：「我要認罰呢？」電真說：「那我就將你左耳摘去。到要見美色起淫心的時候，千萬想一想，你的耳朵為什麼掉的。」普月說：「我認罰吧。」電真說：「好吧。民樂業，傳至太宗一提他左耳，刀一走，左耳已被削下；又將他包頭巾揪下，裹了耳朵，帶在兜囊之中；又將他絨繩解下，普月站了起來。電真道：「你以後還彩花不彩呢？」普月說：「小僧再也不敢彩花啦。」電真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必須起個誓才好。」普月連忙跪下，對天賭咒，說道：「蒼天在上。小僧普月，從今改過，永不彩花。我要再彩花，叫我屍首兩分，開膛破肚，被人摘心。」起身站起。電真說：「便宜你逃命去吧。」普月說：「大太爺你真姓高名呢？」電真說：「你問此作甚？」普月說：「將來我好知道是那一位，給我改的惡。」電真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諒你也沒有多大膽子。告訴你，我祖居二友莊，姓電名真字維環，外號人稱分水玉麒麟的便是。」普月說：「好吧，我記下了。」說完此賊出林子逃走。電真便向回走來。如今且說廟中養病的厲藍旺，派他去巡戲棚，有半天沒回來。直到了掌燈以後，仍然不見。自己心中不放心，便命僕人：「去到家中向你家主母去問，就說我教你二員外前來有話說。」僕人答應，去了半天，回來稟報，說：「我家二員外爺，午間出來就沒回。」厲藍旺說：「那麼他上那裡去了？你們快將我扶起來。」僕人答應，將他扶著坐了起來，面目向外，是等候二弟。此時那電真在廟外，來回的走，沒敢進廟。他怕三更半夜的，自己大哥剛吃過藥，不好養神，便圍著廟來回走。直到天光大亮，這才上前打門。裡面僕人問道：「誰呀？」電真說：「我回來啦。」僕人一聽是二員外，急忙將門開啦。電真走進來問道：「大員外爺可曾起牀？」僕人說：「一夜未曾合眼。因昨昨你沒回來，他放心不下，命我到家中去請您，我家主母說：「您一夜未歸。大員外爺不放心，坐在牀上等著您呢。」電真一聞此言，眼淚在眼圈中亂轉，心說：為我可稱著了大急。連忙進到裡面，來到病榻之前，雙膝拜倒，口呼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電真與哥哥叩頭。」說了兩句，藍旺一聲不言語。電真說：「兄長一言不發，莫不是三焦火盛，兄長耳朵背了不成？」厲藍旺道：「我並非耳背。你昨天晚上，為甚麼曠功兩次未到？你上那裡去了？」電真站起身形，忙將昨日之事，一一對他說明。厲藍旺道：「二弟，你可曾問過他的名姓？是何人的門徒？」電真說了一遍。厲藍旺說道：「二弟你錯了。應當手起刀落，將他殺死，埋在林中，外人不知。如今你放他一走，恐怕他向他師父去說，那時二弟你可不能保太平了。人要得朱平的外號，此人一定陰險，我在江湖保鏢時，聽說有這麼一個智深，對人等，非常有智轉。他能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擒，他下手太黑。以後你先不用上家廟來啦，小心你的家中，你一疏神，後宅出錯。」電真說道：「兄長啊，料也無妨。小弟若是知道，他們敢如此待我，那時我手提寶刀，殺進萬佛

寺，大小僧人斬殺盡淨。」厲藍旺道：「賢弟此話不是這樣說法。從今以後，你不用來廟中啦，在家多要小心就是了，免出其他禍患。」電真點頭應允，這才回到自己家中。又過了幾天，並沒有甚麼事情。

這一天，電真到廟中去，看一看兄長的病體如何，便出了莊來到家廟門，上前打門。僕人開門一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二員外來啦。」電真說：「我大哥的病體如何？」家人說：「大員外爺的病仍然不見大好。」電真說：「好吧。那你去給我回一聲去，就說我來啦。」說著兩個人往裡走。那僕人先進去問道：「大員外爺，我們二員外來看您來啦。」說話之間，電真也進到中，上前見過禮。藍旺問道：「二弟呀，你不在家中，來此何事？」電真說：「弟在家中，放心不下，特來望看兄長。」厲藍旺說：「二弟，你在莊中得罪了惡淫賊，你應當在家守候。倘若他們到了家中，做出事來，以我弟兄的名姓要緊，那得把我急死。你快回去，暫時不必前來。如有甚麼事，我派人到家中去找你。」電真說：「是，是。」弟兄又談了幾句閒話，電真告辭出廟。回到自己門首，一叫門。僕人電海，出來開門：「二員外爺，您回來啦。方才有人給您送來一張東帖。」電真說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電海說：「是從黃沙灘萬佛寺。」電真一聽，心中一動，忙問東帖在那裡。電海說：「已交與我家主母。」電真急忙來到書房，正見王氏向書架上放去。電真說道：「你收甚麼呢？」王氏說：「現有你的朋友給你來了一個東帖。」說著送了過來。電真接過一看，上面寫得是：「電二爺維環，見字知悉。小僧住黃沙灘萬佛寺，上智下深，別號人稱賽朱平。今特斗膽約請閣下，前來廟中一敘。倘若提刀避箭，怕死貪生，不敢前來，那時請在家中候等。我將佛事辦完，率領小徒，一齊到門致謝。別言不敘，小僧智深合□。」電真看完，不由大怒，眉毛梢就攏起來啦，遂說道：「夫人。從今以後，家廟的恩兄，若是打聽我的時候，就說我在後面練功夫，受了涼，染病不起，等我病體全愈，再到廟中。你到後面將電龍帶來。」王氏答應，去到後面，便將電龍叫了出來。此時他已年長□一，知道一切。母子到了書房，電真說：「龍兒。」電龍說：「爹爹。」電真說：「我兒已然□一歲了。我教給你幾句話，你可能記住？」電龍說：「爹爹，我記的住。」電真道：「我上金家堡，去望看賓朋。倘若我走了之後，你伯父派人將你帶到廟中，問你之時，你千萬不要說出真情實話。就說我在宅後練習武功，出了一身透汗，受了山風臥牀不起，不准說我出外瞧看朋友。你母子倘若與我走了風聲，夫人，你可別說我給你個沒臉。龍兒，你可小心你的狗腿。」王氏連說：「是，是。」電真說：「你母子後邊去吧。」王氏一聽，連忙帶電龍回到後面。王氏說道：「我兒呀，方才那東帖乃是黃沙灘萬佛寺，僧人智深來的。他一見生了氣，恐怕這內中有別情。他性如烈火，我不敢勸說於他，只有廟中你那伯父，他倒是可以解勸你爹，他弟兄脾胃相投。你可切記這必有事。」電龍說：「娘呀，那麼我爹為甚麼說上金家堡呢？」王氏說：「他恐怕你知道詳情。據我想，這一定是有僧人約他前去。你我母子知道此事，也就是了，千萬別給他走漏風聲。」電龍答應。按下他們母子不表。

且說電真，在外面書房，收拾齊畢，多帶散碎的金銀，拿好了刀，往外走來。僕人電海問道：「二員外爺，您上那裡去？」電真說：「我去看望朋友，三五日便可回來。」電真由此動身，趕奔萬佛寺。一路之上，曉行夜宿。第三天，才到了黃沙灘。他一看這一片沙灘，還真不小，一大片樹林。他圍著沙灘繞了一個灣，又圍著鬆林繞了一個灣，然後來到廟門，一叫山門。裡頭有人說道：「甚麼人？」電真說：「僧人快開門。你家二員外到。」說話之間廟門一開。電真一看，原來是個陀頭僧人，身穿瓦灰色僧袍，青布護領。此人尚未落髮，下身是白襪青鞋，見了電真，是雙膝跪倒，口尊：「莊主在上。奴才電文魁給你叩頭。」電真說：「僧人，你快起來。但不知你怎麼認識於我？」僧人說：「莊主爺，您是忘了我啦。」電真說：「我怎忘了你啦。」僧人說：「您可記得，有一年您派我給王奇去看青。」電真說：「不錯，有此事。」電文魁說：「只因我妻故去，留下兩個孩子，送到我岳母家中。我才來到此廟，打算出家修行。」電真說道：「嘔，那是就是啦。但不知你們廟主，可曾在廟？」文魁說：「我家方丈現在在廟裡。」電真說：「你去回稟你家方丈，叫你家方丈，一步一頭磕到廟堂，叫我二爺三聲，作為罷論。如若不然，我是手提寶刀，廟裡廟外，殺一個雞犬不留。」文魁說：「奴才往裡回稟就是。」文魁轉身往裡走，轉過了影壁去，從裡面出來一個小僧人。文魁說：「少師父，現在山門以外，來了一位壯士，姓電名真，前來拜訪老師父。」小和尚一聽說道：「待我回稟老師父去。」轉身往裡，趕奔禪堂，挑簾籠來到屋裡，小和尚便對他師父智深把此話一說。智深說道：「他既來了很好。你等不必擔驚，師父我自自有辦法。少時你們在廊子底下一站，我二人見面，你們高挑簾子，隨我到屋裡。我們二人談話時，你就垂手侍立。」小和尚連連點頭。

賽朱平智深由裡面出來，到了山門，一看門外這人身高七尺開外，穿藍掛翠，面如敷粉。智深雙手一合說：「電二員外，我這相稽首了。不知那陣香風，把二莊主吹到敝處小僧廟堂。」電真說：「你我緣千里來相會，對面無緣不相逢。」電真一瞧這僧人，身高夠八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背寬，精神足滿，往面上一看，面皮微白，粗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青色頭皮，腦門頂上有九個疤痢，是受過戒的；身穿古銅色的僧袍，黑緞子護領，沒條領帶，敞著懷，青中衣，高腰白襪子，瞳下青靴白口。見此僧人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電莊主請到裡坐。」電真說：「和尚，你不必對我施展這宗情形。你乃人面獸心，拿這種言談話語，對待別人行啦。今天你還問我是那陣香風把我吹來的，乃是你親身筆體用帖把我叫來的，反倒明知故問起來。」智深說：「二莊主，您休發雷霆之怒，暫息虎狼之威。二爺您的刀快，可不必借人殺我；小僧刀快不能借人殺您。也許是您得罪了毛賊草寇；也許是我傷了鼠輩毛賊，他把您我二人拴起對來。您找到廟堂，與小僧變臉。小僧我一火高，與您打在一處，二虎相爭，必有一傷。您要把小僧我殺死，您給我的小人報了仇；小僧我的刀法出人，把您傷了一差二錯，給寫東帖之人報了仇啦。此地非是講話之所，咱們裡面禪堂去說。」說著一伸手，把電真的手腕拉住，往裡就走。電真覺著和尚用力直捏自己手腕，知道他是試驗自己的力量，遂把腕子用力一繃。智深心中也明白他的來厲不小。過了前院頭匾殿，來到西北角一座跨院內，有座屏門，二人進了屏門。電真一看這院是北房五間，東西各有耳房四間，房子都很大整齊。

當下二人來到北屋禪堂，有人高挑簾籠，二人進了屋中，智深讓電真上座，自己在下首相陪。手下人等趕緊過來擦抹桌案，倒過兩杯茶來。僧人說：「電莊主，方才問在外面，咱們二位說話。您怎麼面帶怒容，所為何來呢？」電真說：「僧人我且問你，你有個徒弟叫白蓮花普月的嗎？」僧人說：「電莊主，休要提起那喪了良心的普月。我這徒弟有欺師滅祖之意，幸虧我的刀法沒傳成於他，不然他不定要惹出甚麼事來呢？有時我這廟裡開廟之時，男香客倒不要緊，有時來了少婦長女的前來燒香求子，他是瞧著人家的芙蓉粉面，窄小金蓮。您想那是出家僧人的規矩嗎？普月他不聽小僧的規勸，是我將他飽打一頓，逐出門外。自他走後也沒上我這來一趟。師徒的恩情，從此一筆勾消。就是逢年過節，他應當來到廟堂，參拜佛祖。我的生誕之日，他都不來。這樣的門人弟子，豈不是忘恩負義嗎？」電真說：「他雖沒上你這來，他可上我那邊去啦。」僧人說：「您跟普月有來往嗎？」電真說：「我與他素不相識。」僧人說：「他上您那邊去作甚麼去了？」電真說：「他上週家莊彩花，不料被我知道，是我替你管教管教你的徒弟。」僧人一聽這話，當時把臉往下一沉。電真見僧人沉下臉來，當時站身形說道：「僧人，你要怎麼？」智深忙陪笑道：「莊主休要動怒。我一聞此言，心中有氣。普月他敗壞我的佛門，這樣畜生，不守清規，真真氣死我也。他若來時，我非得處置於他。」電真說：「我管教你的徒弟，你可過意？」智深說：「您替我管教徒弟，我是領情。但不知您是怎樣的管教他呢？」電真說：「他到周家莊去彩花。我把他拿著，我問他是哪兒出家？他說是黃沙灘萬佛寺出的家，我問他你師父是誰，他說我師父是賽朱平智深。是我將他左耳割下一個，好警戒他下回，見美色起淫心的時候，讓他用左手摸摸耳朵，左耳朵為甚麼割去的？」智深說：「別說您把他的左耳給割去，就是把他人頭殺去，這樣徒兒不守清規，您要把人頭拿來，我智深決定連一個字都沒有。」電真說：「僧人這話不是這麼講法。我電真不割你徒弟的左耳，那東帖也不能來；我電真割了你徒弟左耳，你才把我叫來。」僧人說：「電員外千萬不要誤會，這裡面恐有毛賊草寇，趁機而入。您說我給您下東帖，您可以把帖拿來我看。」電真伸手從內衣把東帖拿來，往桌上一放說：「僧人你來看。」僧人一看此帖說道：「這東帖是我寫的嗎？這樣的筆體，難道還是我自己寫的不成？」智深命人取文房四寶，僧人拿過一張紙來，又把筆拿起來。只見他筆尖一轉，如柳栽花，又照著那帖寫了一份。電真偷眼一看說：「真乃是二品大員的筆體。」僧人寫完，將筆放下說：「您看這張帖兒，是小僧的筆體。」電真拿起這兩張貼一看，果然筆體不同。智深說：「電員

外，這一來就把我的心明瞭，咱們可不能給毛賊草寇使喚著。」電真說：「我來問你，你說是毛賊草寇寫的此貼。你徒弟不上週家莊去彩花時，怎麼也沒人給我下帖？」僧人說：「莊主，您不要多心。咱們二人可說是往日無怨，近日無仇，何能出此下策。」二人說話之間，天色已晚。智深說：「二爺，您不用走啦，賞小僧一個全臉，在這廟堂多逗留幾日。等到小僧把廟堂佛事辦完，我還要隨您夠奔莊頭，給我的嫂叩頭去。小僧我又可惜閣下的名姓，給我佛寺掙一掙名義。」電真說：「師父此言正合我意，如此我就要打攪了。」電真說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此時天色已晚，我若住在此處，必須夜換緊衣，在廟前廟後，方近左右，巡視一遭，如有人提起普月一個字，那時我是殺他個乾乾淨淨。」

智深這時吩咐僕人，把燈光點起，預備酒飯。當時手下人等，趕奔廚房，僕人來到廚房，要酒要菜。工夫不大，酒來菜來。僕人擦拭桌案，通盤擺齊。智深一見說：「我把你們這些無用的奴才。我二人吃酒，怎麼就拿一個酒杯？僕人說：「師父您別著急，您別動怒。我給您拿去。」手下人等一進廚房，一去未歸。智深說：「電二爺，您看這些奴才多麼可惡，要他們也不是都乾甚麼，取趟酒杯就這麼半天。」僧人站起身形往外就走。電真一看屋中無人，伸手從兜囊內取出銀針，把所有酒菜，都用針試過，看看俱無二色。酒菜要有毒藥，銀針一探，針上就是黑的。僧人出去明著是取酒杯，暗含著就是給電真騰工夫，讓他細看酒菜。少時智深轉回祥堂，見了電真說道：「二員外，酒菜許涼了吧。」電真說：「還不涼呢。」智深提壺與電真斟酒。電真說：「師父歇手吧，你我自斟自飲。」二人吃酒的工夫，談了些閒散話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殘席撤下。僕人把桌案擦淨，二次獻上茶水。二人喝了幾杯茶，外面梆鑼齊鳴，將然起更。智深說：「二爺，你我投緣對勁，可說是知性同居。我和尚和您會在一處，多長了好大的見識。您如不嫌棄，多在我廟居留幾日。我把佛事辦完，小僧還要高攀，求您將小僧帶到貴府高庭，小僧與我的嫂嫂前去叩頭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您走了一路疲勞，請您到配殿安歇吧，明日天明咱們再談話吧。」智深忙命來人說：「拿我那閃緞的被褥，將二爺同到東配殿去。問電莊主是愛住那屋，單間或是裡間都可以。」僕人點頭答應。電真隨著僕人往外走，僧人往外送。這時有人將燈光掌上，將電真送到東配殿。來到殿前，電真一看，此殿是北房五間，一明兩暗，東西耳房是單間。電真說：「師父請回。我就住在西裡間。」僕人把西單間屋門開放。電真來到裡面，僕人把被褥放下。電真一看在沿牆一張大牀，牀後有扇後窗戶，東房山放著一個條案，西房山一個茶几左右兩個幾凳。僕人把燈放在茶几上說：「二員外，我到外面再給您拿個尿憋子去。」多時僕人拿了回來，放在牀下，對電真說：「我明天再侍候二爺了。」電真說：「你去睡覺去吧。」電真等僕人走後，把雙門緊閉，抬頭一看後窗戶，後窗戶是活的。電真把燈光放在前槽上，這才合衣而臥，可是沒敢睡著。

耗到外面天交二更，一看蠟燭還沒息滅，電真一回身形，站了起來，把白晝穿的衣服脫下，換上三串銅扣夜行衣靠。寸排烏木鈕，兜檔滾褲，上房穿的薄底鞋襪，勒打半截裹腿。把白晝的衣服，收在包袱裡面，攔腰打上腰圍，黃絨繩勒□字絆，背插單刀，明露刀把，青絹布包頭。收拾完畢，抬胳膊踢腿，都俐落了。低頭一看，零碎物件不短甚麼。這才二指一檔口，把燈吹滅。登牀一看，後窗戶關的很嚴，伸手從兜囊中把匕首取出，把窗戶的別釘打開，把匕首又放回兜囊以內，伸手把窗戶拉開，用挺鉤支好。電真攢身往外，取出問路石，往地下一扔沒有犬吠聲音，這才攢出身子，雙手把住窗台，把挺鉤放下，往下一跳，腳踏實地，哈腰把問路石拾起，放在百寶囊中。電真攢身上房，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。到每一個房坡上，都是夜叉探海式，偷聽下邊房裡有沒有講究普月的事情。如果有人一提起普月事情，電真是下得房去，把廟前廟後，殺他個乾乾淨淨，雞犬不留。電真圍著廟內，繞了一個灣，還是真沒有提普月二字。電真環回到東配殿自己臥房，把夜行衣脫下，換好了白晝的衣服，把夜行衣打在裏裡面。此時天有三更時分，電真合衣而臥。次日天明，就有廟裡僧人叫道：「二爺起來了嗎？」電真聽見說道：「起來了。甚麼事？僧人說：「我家智師父，少時請您過去用早茶點心。」電真說：「是啦，回頭這就過去。」

書要簡斷。電真一紮足在廟裡住了五六天。智深見電真，總是恭恭敬敬，電真愛聽甚麼，僧人就說甚麼。可是電真天天夜內，總在廟內繞一個灣兒，無論那日，只要聽見有人提起普月二字，立刻翻臉。

按下電真在廟堂住著不表，反回來再說電真的家廟裡，他的拜兄厲藍旺，自從得病以後，日見沉重，遂命僕人到內去請電真環。過了四天，也沒見電真前來。厲藍旺又催僕人找。僕人來到電真門口，上前打門。裡面電海問道：「外面甚麼人叫門？」僕人說：「我是家廟來的。」電海問道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僕人說：「管家的，您給往裡回稟一聲，就說大員外有請二員外。到廟中一敘。」管家往裡面回稟說：「主母，家廟裡的大員外，有請我家主人往廟中談談。」電王氏一聽，站起身形，款動金蓮往外行走，來到大門道內，僕人把門拉開。門外的僕人見了王氏，趕緊上前行禮。王氏說：「僕人你有甚麼事嗎？」僕人說：「主母，家廟內的大員外，命我來請我家二員外到廟中一敘。」王氏說：「僕人，你回到廟堂，回稟我那恩兄，就說二員我爺在後院練工夫來著，出了一身的汗，被風一吹，現在臥牀不起，不能去到家廟，望求兄長多多原諒。等到病體痊癒，即刻前去。你就回去如此稟報吧。」僕人答應一聲，轉身去了。王氏把街門緊閉，回到宅內。僕人回到家廟，上前叫開了門，見著厲藍旺，把電主母的話學說了一遍。厲藍旺點了點頭。又候了三天，又叫僕人去請電真。僕人來到電宅門前，上前叫門。裡面家問道：「外面是誰？」僕人回答說：「我是家廟的，領了大員外之命，有請二爺前去談話。」管家說：「你在此少候，待我往裡給你回稟一聲。」管家來到裡面，屏風外一站，口稱：「主母。大員外有請二員外到家廟一敘。」王氏轉身往外，來到門前，叫管家把門拉開，王氏說：「你暫且先回家廟去吧，你將我說的話，對大員外去說。就說我夫主病體沉重，等到痊癒，再到家廟去，與我那拜兄一敘。現在已請醫家調治，吃了一劑草藥，寸步難行，說話難以出口。」僕人一聽辭別王氏。王氏回到內宅，僕人把雙門緊閉。僕人回到家廟，上前叫門，見了大員外，又將二主母的話學說了一回。厲藍旺點了點頭。

又等了四天，仍無音信，遂叫過僕人說：「你去趕到莊內，將我那賢姪電龍叫來。」僕人答應去了。少時到了莊內，將電龍帶來廟堂。電龍在家之時，王氏曾囑咐他說：「電龍，你伯父的臉面顏色你可看得出來？你爹爹囑咐你的言語，你要緊記在心。我那兄長著急生氣，追問前情，你可說出實話。」電龍答應，這才往外行走。僕人將電龍帶到家廟，上前推門，說：「你在此站著吧，我給你往裡回稟。」僕人來到西房北裡間，叫道：「大員外。公子電龍來了。」厲藍旺說：「你把我扶起來。」僕人把員外扶在牀上坐著。厲藍旺說：「你把軟簾掛上，叫龍兒進來。」電龍來到裡面，撩軟簾往裡走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伯父在上，姪兒電龍與您叩頭。您的病體可好了嗎？」厲藍旺說：「電龍你起來。」電龍謝過伯父，往旁邊一站。厲藍旺說：「我來問你，你今年多大年歲？」電龍說：「我今年□一歲了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孩兒呀，你今年□一歲。我跟你父親交友，伯父我是孤身一人，與你天倫結拜，實指望你將來長大成人，我有個百年不遇的，你好把我給葬埋。娃娃你喪盡天良。」厲藍旺說著話，眼淚落下有如斷線珍珠一般，「你這孩兒實是喪盡天良。膽大的畜生，難道我連你一句實話也討不出來嗎？」電龍說：「伯父您問什麼，我都說。」厲藍旺見他一說此話，面色更改，遂說：「住口！我這見有位貴友，那天夜換緊衣，探聽家宅，前後左右，沒有染病之人。你怎麼說你父親有病？你還蒙哄於我嗎？院內要有染病之人，我就不叫你來啦。我那二弟確實有病，我何必叫你來呢？」厲藍旺說著放聲大哭，「你爹爹到那兒去了？你要說出真情實話。」電龍說：「我爹爹的去向，我不敢說。我娘親給我爹爹走露了風聲，我父親回來，與我娘親是大大的沒臉；我要給他老人家走露風聲，回來砸折了我的兩腿。」厲藍旺說：「你天倫回頭有什麼大錯，皆有伯父我擔負。你說了真情實話，有什麼事全有我哪。」電龍雖□一歲就能學舌，於是雙膝拜倒說道：「您要問我爹爹的真情。在七月二□日，我父親上您這兒來的那天，黃沙灘萬佛寺，來封東帖。我父回到家去，一看東帖，囑咐我們母子說：要是您這兒打發僕人到莊內找我時節，叫我娘親這麼這麼一說。我父親就是那天就走了，至今一去未回。」厲藍旺聽到此處，「呀」的聲暈倒在地。眾人急忙拉胳膊拉腿，拍胸捶叫，摸扶前心，捶後背。僕人又叫電龍說：「你快叫你伯父，就說你天倫回來了。」電龍說：「伯父您快甦醒。我父親回來了。」電龍是接二連三的緊叫，厲藍旺才緩過這口氣來，吐出一口痰，放聲痛哭，說：「我二弟此去，一到萬佛寺，恐怕九死無有一生。」僕人說：「員外您就不用著急啦，您要有個一差二錯，這便如何是好。人現在沒有一定主事的人，您將養您的病體要緊，病體痊癒，設個妙計，遍請名人，與我家的員外前去報仇。我們當奴才的，就感恩非淺了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僕人

你回奔莊內，通知我那賢妹知道。就說我在廟中煩悶，留下此子電龍廟中一住。」僕人點頭，僕人來到外面，已至門首，上前叫門。裡面家人電海，將門拉開。外面僕人說：「你將我主母請出來，我在面前有事回稟。」僕人到裡面，見了王氏說：「主母，家廟僕人有請。」夫人轉身形往出來，到門道以內說：「僕人你請我出來有何話講？」僕人說：「我家大員外病體沉重，實在煩悶。我家二員外又染患風寒，不能前去談心。大員外要留公子電龍，在家廟住幾天，與大員外消愁解悶。主母您可能賞臉？」王氏說：「僕人你回稟我那尊兄，叫電龍在那兒住著吧。我夫主病體痊癒，即刻就到家廟，與我那兄長一敘。」僕人走後不提。

王氏款動金蓮往裡走，來到上房，跟僕人婆子丫環說道：「你家二員外出門在外，一去未歸，一共有八九天光景啦。我也是放心不下，好不叫我納悶，皆因他的脾氣古怪，性如烈火，他要與外人致氣，怕受人之累。我那拜兄，又在家廟養病。我也不能到那兒踏入病房。」婆子說道：「主母，那大員外，脾氣出奇，與婦女無緣，不愛跟少婦長女，一言一句的說話。與二員結外拜已三四年，他老人家就到過內宅一次，那還是因您夫妻二人致氣，那老英雄入內解勸，從那天以後，就沒來過二次。忠心耿直，捨命全交不問可知，我婆子也能測知一二。那大員外要留公子電龍，是他老人家恐怕在本莊裡住，母子都在家中，二員外不在家，恐怕有個一差二錯。公子要有舛錯，豈不是斷去了我家員外的後代香煙，這是老俠客心中之情。要將少爺留在了家廟，莊內不出差錯便罷，若出舛錯，你我是女流之輩，不足為奇，大員外爺也得給咱們報仇雪恨。」王氏道：「我那尊兄，他的病體，怎麼會這樣的遲延呀？若不是病中，怎麼能出此事呢？我那夫主他去到萬佛寺，不知是凶是險。倘若他要有一差二錯，我母子無人照管。」女僕說：「主母您不必著急，等候二員外回來，您也就放了心啦。」

電家莊之事，暫且不提。翻回來再說電真電維環，在萬佛寺一住半個月，天天夜晚，在廟中各處。搜找普月的音信。電真這一天對智深說道：「智深呀，如今我來到你們廟中，已然半月有餘。我不知我那兄長病體如何？我必須回去看望一回才好。再說我莊中無有能人，我是放心不下。今天我就得起身。」智深和尚道：「二爺您今天要走哇，請再盤桓幾日再說，好不好呢？」電真說：「我今天必須走。」智深說：「二莊主，您要一意的要走，那我就敢相攔了。不過我要跟您商量一點事，可能應允？」電真說：「有甚麼事相商？請當面講來。」智深說：「二莊主，我因為您走，打算備下一桌酒席，給你餞行。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電真說：「這倒可以。」原來智深聽他要去，不敢再攔。他心中所思：「此時我要再攔，那真許反想，我師徒不是他人的對手。那時倒鬧一個反美不美，豈乃不是打草驚蛇嗎？莫若答應他，從中設法謀害他。想到此處，便叫手下人，快告訴廟房，趕快預備一桌酒席，要與電莊主餞行。手下人答應。工夫不大，便預備好了，將酒席擺在了西房，先將門簾摘了下來。智深說：「電二爺，你我今天要分別啦。請到西配房經堂，那裡有七□二卷金剛經，到那裡吃完了酒您就走，一路的平安。您到經堂參觀一二。」說話之間，僧人在前引路，電真在後相隨。電真早將自己物件帶齊啦，出了禪堂，夠奔西配房。電真舉目一看，一進月亮門，往南一拐，青水脊門樓高大，屏風門大開，迎面一座大影壁，東西的配房，一樣五間，北房七間，正居中是明三、暗六間。他們到了裡邊一看，那七□二卷金剛經，全在後山牆上掛著。那北房以及東西配房，真是畫棟雕樑，很是華麗。兩個人進到屋中參觀經卷，電真是越看越愛看，不由心中想道：這佛祖留下的真經，真是令人喜愛。那僧人在旁說道：「莊主呀，您別看啦。工夫大了，酒菜已涼。」說著便將電真讓到了上座，智深在下位相陪，坐好之後，僧人說：「二莊主啊，待小僧與您親自把盞。你我以後要多親多近，小僧我還要請您關照一二呢。」說著與他斟滿一杯。電真端起來，定睛一看，酒無二色，一飲而盡。僧人手捧酒壺，說道：「二爺您吃菜吧。」說著又上滿了二酒杯。電真再端起第二杯酒來，一看仍然一色，再飲而乾。智深又讓菜，說：「二爺您吃菜吧，您看那一樣可吃，您就吃那樣。」電真連說：「好好！」僧人再滿第三杯酒，然後將酒壺放下，拿起筷子布菜。電真說：「賢弟輕手，待我自己取菜吧！」說著話，將酒杯端起，一時疏了神，早將一杯酒飲下，吃了菜，將筷子放一放，雙手一扶桌案，說：「凶僧，你這酒裡有藥嗎？」這蒙汗藥酒就怕著急，著急他的力量越大。智深一聞此言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電真啊，你既然知道有藥，你為甚麼喝呀？」電真抬腿將桌子踢翻，碟盤全摔在地上。自己急忙推簧亮刀，舉目一看，天轉地轉，眼前發黑，身不由己，便翻身栽倒在地。僧人說：「來人，與我綁。」東西配房出來八九個人，便將他綁了，捆好之後，又將腿給別上啦。智深說：「快到後面取緣豆湯一灌，撬牙開給他灌了下去。」手下人答應，取來便與他灌了下去。少時電真嘔吐完畢，自知是被獲遭擒。智深說道：「你們眾人千萬不可走漏了風聲。倘若是有人走了消息，被我知道，我是定斬不留情。快去後面，將定魂樁搬了來。」手下人答應，少時取來便栽在影壁後面。僧人說：「快將他捆到樁子之上。」說完他一伸手將那口寶刀摘下，掛在自己腰間。此時已將電真綁好，早將頭巾大氅脫掉，叫他面向北，雙腿用麻辮子繞好，將別頂簪子取下，插在脖梗子，再將頭髮撮成繩子一樣，拴在環子之上，又將二臂往後一圈，便捆在定魂樁上。拿起英雄木，放在他後腰。手下人說：「已將電莊主侍候齊畢。」智深說道：「好！你們侍候了。」這才要設法害死電維環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以後電龍出世報仇，種種熱鬧節目，且看後文。